

凶冥杀阵

XIONG MINGSHI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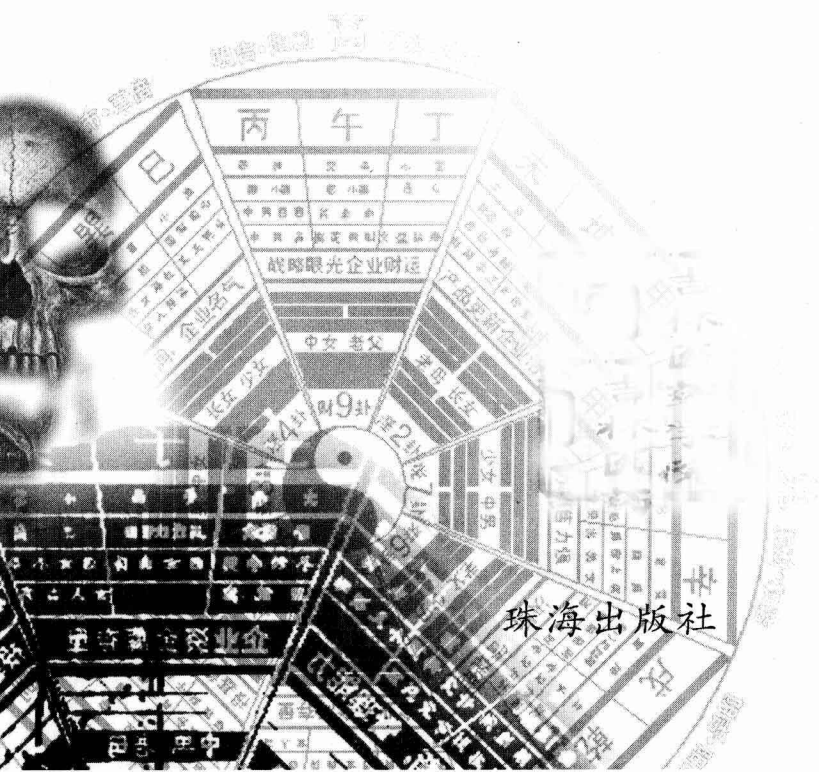
小红肠 书雅□著

珠海出版社

凶冥杀阵

XIONG MINGSHI

小红肠 书雅□著



珠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凶冥十杀阵 / 小红肠 书雅 著. 珠海: 珠海出版社,

2008.5

ISBN978-7-80689-913-7

I. 凶… II. ①小… ②书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18631 号

策 划: 韩景明

作 者: 小红肠 书雅

责任编辑: 潘杜鹃

封面设计: 大象设计

整合推广: 悦读时代

凶冥十杀阵

小红肠 书雅 著

珠海出版社

(珠海市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层)

新华书店经销 咸宁市鄂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710 × 1000 毫米 1/16 开本 12 印张 180 千字

2008 年 5 月第 1 版

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80689-913-7

定价: 19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写在前面

说是写在前面，其实却是我写完这个故事之后才写的，不过是希望大家先读一下这篇感想，所以就把它放在了前面。

中国的鬼文化源远流长，早在半坡时代，人们就将死去的幼儿放入瓮中安葬，在瓮壁上还留下小孔，以便亡灵出没；河姆渡遗址发现的墓地，所有的人都是头朝西北方位，侧卧而葬的；在汉代的墓中更有通道直达死者的嘴边，因为人们相信人死后去了另外一个世界，也需要进食。再向后发展，关于鬼的习俗就慢慢多了起来，而且对鬼也进行了细分，甚至还给鬼安排了一个世界，将鬼和人相提并论。在这些多姿多彩的鬼文化中，鬼故事也和祭祀、驱鬼、招魂、丧葬、鬼戏等习俗一样，都是鬼文化的一个层面。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，鬼故事也在随着时代不断发展，反映着中国鬼文化的某个侧面和它所处时期鬼文化的内容。同时随着大量优秀鬼故事讲述者的出现，鬼故事也成为我国文学宝库中的一支奇葩。而且它出色的幻想性、故事的曲折性、流传的广泛性和其庞大的数量，相比较其他类型的故事来讲更是首屈一指。

但是很可惜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鬼故事逐渐衰落了，直到现在我看的鬼故事还是我爷爷那个年代有的那几本。后来我突然在茫茫网上看到了小红肠兄写的这个故事，那一刻给我的感觉真是惊如天鬼。因为我们至今所见到的鬼故事不外乎是以下几种类型：某地遇鬼型、凶宅闹鬼型、德怨报应型、人鬼婚恋型、勇敢斗鬼型、人鬼转化型。但是小红肠兄的这个没有完成的帖子从一开始就脱离了那些模式，他以一个恐怖故事开头，然后与佛教相结合，引出凶

冥十杀阵的概念，同时以凌厉的文笔和通俗的语言，给我们渲染了一种极度深寒的气氛，让人白日观看亦汗流浹背。

但是也很可惜，小红肠兄这个帖子再没有朝下续写，尽管如此，他的帖子仍在鬼话博得了无人可望其项背的点击率和回帖。那数目在整个天涯也是凤毛麟角。每每看到鬼友们那摧人心肺的回帖，我就忍不住一阵阵的冲动。作为一个业余写手，我是深深知道，续写别人的帖子是一个出力不讨好的差使，尤其小红肠兄已经洋洋洒洒写了近四万字，其中线索与伏笔无数，无论是谁看到这个帖子都会有自己的理解，有自己故事发展的思路。这也给我续写带来了很大的压力，如果写得符合大家胃口，或许能博君一粟；如果写得不好，那我可真是狗尾续貂了，且还不说我自己的就是一个虎头蛇尾的写手，自己的帖子都处理不好，别说是这样一个万人尊崇的帖子了。所以我只是心里想，并没有言诸口。在此期间，那帖子的点击已经过五万，回帖也超千了。

直到有一天，我偶尔上网碰上了小红肠兄，试探着问他我是否可以续写。很搞笑的是，小红肠兄先不说可不可以，只是一个劲地问我的性别。呵呵，最后他给了我很大的鼓励，并提供了自由度相当大的授权。由此我开始动笔。第一步就是将他文中的笔误改正；其次就开始对旧帖改编，对于人物的名字和一些故事情节进行了重命名或删除，并且按照我的思路在旧帖中加入了线索；因为是利用业余时间，加上那段时间我还写着我的帖子，仅前两个过程就花费了我大约一个月的时间。之后我开始了续写，正好这段时间也失业了，每天坐在电脑前敲键如雨，终于在今日写完了，在写这段话的时候，我整个人都松懈下来，因为就算写得对不起大家也对得起我自己的良心了。

记此存照！

书雅

2003年3月31日哦是4月1日了



序 曲

建筑系的学生们最爱上的课之一就是风水学，基本上你什么都不用干，而且不担心老师抓人提问，只要听着老师吹牛就可以了。尤其是王风这样的外聘老师，本来没有受过正规的台风教育，讲起这些东西更是眉飞色舞、口若悬河、滔滔不绝：

房间的材质不能用柳木、槐木，因为据说柳木容易成为变怪，槐字中有个鬼。《淮西县志》载：有宋氏者，屠牛为业，以槐木为居，成半月，合家死床，都无伤痕。

房间的大梁不能用青（黑）和红色，红色不利男主，青色不利女主。《三国志裨史》载：帝（曹丕）夜梦梁上青光属地，问诸周宣，宣云：“天下当有贵女子冤死。”时帝已遣使赐甄后玺书，闻而悔之，遣入迫使者不及。

如果大门不幸被漆成黑色，你就等着遭殃吧。《曹氏训》载：中山王为宫室，漆其门，夜夜闻女子冤哭。后遭祝融，宫人死者十九。

永远也不要用人骨做建筑材料。《滦阳续录》载：乡人吴某，夜梦黑人立其屋上，掷下一犬啮人，后其屋无故自坍，妻女皆为所杀，于破壁中拣得犬骨



一具，方忆曾与匠造相骂，盖报仇耳。

家中的器物不要太长时间不移动位置。

门楣上不要放钱。

天花板不要做成黄色，地面不要做成黑色。

.....

诸如此类。听者觉得很有意思，讲者也是唾沫横飞。就这样到了最后一堂，马上就要放假了。王风靠在讲台上看着大家，目光忽然沉郁起来。他走到黑板旁边，在黑板上画了一条南北流向的河，河东河西是两个小村子，他说：最后一点要说的是：选择好你盖房子的位置，我来给大家讲一个故事。

1946年冬。中国北方的某个山区，一条已经冰封的河分开了两个小村子，河东的村子叫做东水，河西的村子叫做西水，两个村子合称为双水屯。那年快过春节的时候，西水某村妇忽然收到一封信，找那识字的人一问，说是秋天外出逃荒的人们等不到开春，要在年前回家。

“逃荒的人要回来！”这消息在村子里传开，整个村子炸了营。往年他们总是要挺到开春的时候才回来的。这样做无疑是有很多理由的：东西不够吃，为了防止饿得发慌的村民把来年的种子也吃下肚去，历来总是由丈夫们商量好了把全村的种子分开埋藏在几处，然后集体外出逃荒，不知道种子埋藏在哪里的妻子们则带着孩子在家苦熬。一年又一年都是这样，但今年他们居然中途要回来了。粮食会不够的，种子会被吃掉的。但没有别的办法，丈夫们就要回来了。

表面平静气氛下的恐慌延续了两天，第三天傍晚，丈夫们敲响了各家的房门，出乎意外，他们看起来并不瘦，也没有浮肿，气色相当不错，但他们确实是两手空空的。妻子们把他们迎进家门，他们就坐在炕上不说话。妻子们把南瓜野菜饭拿来，他们就吃，把水端来，他们就喝，然后就是沉默着抽烟。就这样过了一个晚上。

第四天各家的男人凑到了一起，不多久女人们也自动地凑到了一起，因为男人们谈话的内容不小心透露了出来：他们要去把种子挖出来，搬走。讨

论的中心内容就是如何说服自家的妇女，而妇女们讨论的就是如何不让她们说服。

果不其然，当天晚上各家妇女就遭到了丈夫的唐僧式劝说，但妇女们都只是沉默地听着，一言不发。其中一些男人火气上来，动粗，村子里哭声骂声响成一片。结果是无人被劝动。因为男人们没有理由，女人们理由充足：这是我的家，我的故土，我的乡党，我一辈子的辛勤血汗全都在这里，你凭什么说走就走？走，我们能走到哪里去？最后，时间仿佛到了轮回，所有的男人又恢复到刚刚回来的模样：闷头不响地抽旱烟。

直到第五天。有一个东水村的妇人来串门了。虽然名义上是两个村子，但因为住得近，地在一处，两村的人也算半个邻居。两村的男人一起逃荒，女人一起在家里守候，按照当地的土话来说，是“老鼠也一同养着”的交情。她听说西水的男人回来了，于是就来打听打听丈夫的情况。她去的那家妇人连忙把她迎进屋，倒了水，而男人却躲进了里间。

东水村的妇女喝了一口水，说：我找大哥有事情，我想问问我男人，怎么一直也没有个信？

于是这家的妇女就进里间去说自己的丈夫：你怎么躲起来了？知道不知道，也给人家说说啊。丈夫却只是张皇地望着她，许久才说了一句：没见着，我们两村人是分头走的，不知道。他喃喃地刚说完这句话，门帘被挑开，那个来找他的东水妇女进门来了。

丈夫看了看东水妇女，嗫嚅着说：啊，那个，我是真的不知道啊。但是东水村妇女却不说话，只是直勾勾地盯着男人脚上的鞋，忽然，她大叫一声：“这鞋是我男人的！是我一针一针给他纳的！怎么会到你的脚上？你说！”

丈夫依然不说话，只呆看着东水村的妇人，妇人猛地转身冲出屋子，高声叫喊：杀人啦！杀人啦！远处几个西水村的男人闻言，向这边跑来。妇人跑到第一个男人身前哭诉：“不得了啦！我男人的鞋，穿在……”

话声到这里戛然而止，男人手中的半块石头砸在女人头上，她一声不响地摔在地上，几个男人围拢过来。

怎么办？大家商量着。

埋了吧。

别埋，太饿了。真的，太饿了。

去，拿砍刀来。

屋子里的男人崩溃了，他哭了起来。半晌，他才对自己的女人说：东水村的男人都回不来了，他们都被我们吃了……他们都被我们吃了……女人的头发根瞬间就炸了起来，一股凉气从脚后跟一直冲到顶门。

“我们在外面逃难，后来估计着时间差不多了就往回走，早早就来到了河的下游，但是又不敢回家，就去山里挖草药换几个钱存活。大雪封山，我们迷了路，转了几天，东西都吃光了，饿得发疯，饿得啃自己的手！心里像有火在烧，后来我们就碰到了东水村的男人们。

“他们已经有好多人死了，活着的几个也奄奄一息。他们说他们不知道怎么的就进山来了，我们一看死人，脸色发灰，身上没有伤口。他们也没有饭吃，我们都乏了，就只有先在这里呆着。后来我一觉醒过来，往外边看，他们已经在吃了。”

外面传来喧闹声，几个男人正在用砍刀分割刚才的妇女，但是那已经被卸掉左脚的妇女却悠悠醒了过来，咿咿呀呀叫得不成人声。男人们一语不发地用砍刀向她身上招呼，远处是雪封的山，快过年了。

讲到这里，老师开始沉默，学生们也一言不发，与其说是被故事吸引，不如说是被一种恐惧攫住了心灵。良久，才有学生问：“那后来呢？”

王风慢慢回答：“后来，没过几天，西水村的人不明不白地成批死亡和发疯，据说有人看到那些被吃掉的人，在暗夜里围着每一户人家转圈。再后来，剩下的人等不到元宵节就都搬走了。东水村的男人们最终也没有回来，谁也不知道是什么让他们自动走进山里去等死，开春的时候，没有种子的东水村妇女们无奈逃离了家乡，双水屯成了名副其实的荒村。时间过去很久，原来小小的西水村渐渐成为了新兴的城市，地盘扩张，在东水村的旧址上建起了一所大学。”

下课的铃声响了，王风夹起讲义，对仍然在发呆的学生们鞠躬：“下课。”然后他又抬起头，微笑着说：“所有回家和留校的同学，我祝福你们好好享受你们的假期。”

学生们收拾起自己的东西，陆续走了出去。王风把夹在腋下的讲义重新放回讲台，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个小小的罗盘，走到窗前，左手掐着指关节，嘴里也不知念着什么。

教学楼有五层，后面是两棵杨树，也不知有多少年了，长得比教学楼还高。

白杨过去是葬树，只种在死人坟头的，现在没这种讲究，而且树长大了也和人一样，也需要尊老敬贤，等标志牌一挂也就砍也砍不得了。这两棵杨树因为太高，连教学楼的顶楼也总是凉阴阴的一片，风一过就“哗哗”的响。汉诗说“白杨多悲风，萧萧愁杀人”，听到这种声音，不自觉地就有了点寒意。

一阵风吹过，天还早，可天色却暗了下来。大概是要下雨。这阵风吹得两棵树都“哗哗”直响。

王风看着罗盘，一边调整方位，嘴里还在默默念着。谁也听不清他念些什么，不过这时如果有人来的话，一定可以看见他紧锁着的眉头。

那个罗盘也不过手掌一样大，上面却是乾坤震艮坎离巽兑排得密密麻麻，几乎把一个罗盘面都挤满了。罗盘已经呈现一种暗红色，油润光亮，几乎像玉石一样，这样的颜色只有摸上几百年才会有的，如果不是上面的木纹，谁也不会相信这罗盘是用木头做的。

王风的手指忽然停住了，大拇指本来刚好掐到左手中指的第二指节上，这时，养得长长的指甲已经刺入皮肉，一缕鲜血像一条小蛇一样滑过皮肤。可是王风却像什么也没有感觉到，还是看着教学楼的西北面。

越过那两棵高大的白杨树，远方是一大片广袤的空地，上面插了一块大大的牌子，仔细看能看到上面写着“东海堂株式会社”几个字。

“王老师。”

忽然有个人从门外探进头来。王风吃了一惊，回过头看了看。

那个人叫赵淳，是王风带的一个学生。王风的脸上没有露出什么异样，把手里的罗盘放进口袋，嘴里说：“赵淳，你还有事么？”

赵淳有点迟疑地走过来，道：“王老师，刚才你说的那个故事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那故事啊？是我被学校聘到这里的时候，一个朋友讲给我的，怎么了？”

“你那个朋友又是怎么知道的？”赵淳追问了一句。

“等我将来碰到他给你问问吧！”王风无奈地说，这种回答好像有点敷衍了事。可是赵淳也没有在意，只是道：“我查过我们学校的建校史，那里说得很不详细，上面说这里原来叫双水屯，日本人来的时候这个屯已经荒废了，一个人也没有，后来才又重新兴起。老师，你说的东水村西水村就是这儿么？”

王风朝他笑了一下：“管他是不是呢？我还是关心今天晚上吃什么？”

赵淳还想说什么，王风已经夹起了讲义，说：“走吧，我来关门。”

赵淳先走了出去。王风把门关上时，那一瞬间他好像看见了窗口映入的一个影子，可是眼前一花，定睛细看时却又什么也没有。王风笑了一下，脑海中泛起一张永远都是笑着的脸，透过已经有点昏暗的玻璃窗，只可以看见那两株白杨树之间夹着的一块“东海堂株式会社”的牌子。



第一章



“你又乱想些什么？”

女子咬着吸管，从装着果汁的杯子上看着王风。王风一惊，讪笑道：“我又走神了。”

“你又想你的风水吧？真想不通，学校怎么会开风水这门课？还有你这神汉来显灵？”

王风也没有在意女子话中的嘲讽，仍是讪笑着说：“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，往往就显得像是迷信。就像在概率论建立以前，赌博就被看作完全是碰运气的事，那些想预测的尝试都被看作是迷信。”

“你说说，风水也许有一天会被当成科学？”

王风笑了：“也许吧，我只是说说。不过一样东西如果存在了两千多年，无论如何总是有它合理的地方。”

女子也笑：“那么用你的神眼看看这个休闲茶座，看看你的理论能 and 实际对应多少。”

王风看看四周，净是些衣冠楚楚的年轻人，大概大多是外企的管理人员，

算是白领阶层吧。他道：“不太好吧？要是在这儿摸出个罗盘来，别人当我是什么。”

“那又有什么关系？你试试吧，要是说得准，老板说不定会免我们的费用。”

王风看看四周，那些人也都只是各自做自己的事，没人会管他在做什么。他从口袋里摸出那个罗盘，找准了方位，刚想掐一下手指，指甲却碰到了刚才那个伤口，微微一疼，用拇指在伤口上按了两下，才细细地掐算。

女子喝着果汁，笑着说：“好了么？”

王风看着四周，道：“布置这儿的人，也是个高手啊，几乎没什么错处。九宫得当，这是玉女当户，聚气敛财格，你看那儿。”他指了指搁在一边的一个架子，那里放着一只大鱼缸，里面，一条金龙鱼正缓缓游动，休闲吧里，灯光很暗，倒映得这条鱼光灿夺目。她说：“是条鱼啊。”

“那是九宫财位。财位得鱼，龙门三级浪，年年得有余。在这位置养鱼，风水书上说‘财位鱼临，左金右银’，这是很高明的了。”

女子撇了撇嘴道：“得了，这些话谁都会说，老板开店当然要赚钱的，你说这些话只是让他高兴，他不见得会信。这儿生意也不算太好，你说他‘左金右银’，他大概要当你讽刺他。”

女子的话有点响，坐在边上一个自斟自饮的男人转过头来看看他们。王风小声道：“低声点，别让人把我们当两个神棍看了。”

女子吐了吐舌头，笑了。这副样子很是可爱，王风的心头一动，嘴里却接着说：“财位在西北，属乾位天门，九星中属禄存。乾属木，西北却是金水连环，本来就是在金水地养乾木，金琢水养，终成大器。按书上说，这屋子朝向本不太好，不过里面布置得好，也应该大发，要是不发才怪了。”

他说得也有点忘形，声音也大了些，这时，忽然有个人在边上道：“对啊，那人也这么说。先生，你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会不灵验的呢？”

王风回头一看，是刚才那个自斟自饮的男子，正在眼巴巴地看着他。忽然之间一种没来由的烦乱或者恐惧掠过他的脑海，他看着眼前人没有说话。

王风不说话，问他的人也不说话，女子当然也不说话。他们就这样在人和人潮中制造了小范围的片刻安静，似乎船在旋涡中心将沉的那一刹那。

来人打横坐下，双手交给王风一张名片：“这位先生怎么称呼？”

“王风，我是大学教员。”王风双手接过名片，来人的目光在他长长的指甲上停留了一瞬间。王风笑笑，伸手取下指甲装进衣兜：“道具，道具而已。经常戴着习惯了，倒忘了取下来。”借着灯光看名片上写着几行字：龚大伟，西乡酒廊总经理、董事。

“我刚刚冒昧得很，在旁边已经听了半天了。”来人眉峰一紧，有些忧愁地说“先生说得都没错，这间酒廊是我们几个朋友合开的，从选址、装修到破土上梁仪式都是找了懂行的人严格按照古训办的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怪事不断。开业三个月来，顾客也不少，可就是赔钱。光赔钱倒也无所谓，关键是有些事情搅得我们焦头烂额，先生一眼就能看出来这屋子有问题，必定是行家，我想请教请教。”

王风拿起眼前的酒杯，抿了一小口，龚大伟和女子都热切地看着他，王风看看四周，又看看龚大伟。

“改天行不行？”王风说，“我的东西都没带着，今天也略显仓促了。何况，”王风笑笑，“改风水的计划不能在这些地方谈。”

龚大伟显得非常失望。但也不好多说，于是点点头：“不打扰两位了。”说完站起身来离去，同时竖起一指晃动示意领班免账。王风从口袋里取出一张纸条，在上面匆匆画了几个字之后追上去递给龚大伟：“今天晚上要是没事情，明天就打这个电话找我。”

龚大伟疑惑地问：“什么没事情？”

王风笑笑：“说错了！就是明天你给我打个电话就好。”

两人一起走出西乡酒廊的时候，女子还不断地问王风：“会有什么事情吗？你干吗不明白告诉他？还是你吓唬人家呢？”

王风招手叫出租：“我也不知道。有时候这也是一种感觉，你知道预感是怎么回事吗？你看，普通人会在摔倒的一瞬间，大脑里浮现出自己摔倒的

样子,这就是预感。但是时间再长一点的预感就不容易,有些人感觉准一点,有些人感觉就不太准。我总觉得他的脸发黑,但是又不好说,只有这样提醒他注意一点。”

女子听得有趣,问:“那你的预感相当准喽?你说我最近运气怎样?”

王风回头,眼睛在夜色中灼灼发亮:“相当之不好,有个色狼正在打你的主意。”

女子一呆,随即哈哈大笑。王风殷勤地替女子打开后车门,自己绕到副座上坐下告诉司机学校的位置,扭头却突然从后视镜中看到,一条黑影刷地从酒廊半掩的门中闪了进去,似乎刚才它一直在那里看着自己。王风疑惑地朝后看,酒廊的门却“咣”的一声被人拉上了。

第二天早晨,王风将屁股对着窗口蒙头大睡,却被门口猛烈的敲击声吵醒。王风拿起床边的闹钟看了看,心中暗骂,不快地问门外:“Who?”

“王老师开门!是我赵淳!”门口有人回答,暴风骤雨的敲门声却没有停止。

“什么事情?”

“有人教你拐带良家妇女,以酒为媒色诱沈老师去了!”

“胡说八道!”王风顺手把一个枕头摔在门上,然后爬起来去开门。门一开,赵淳钻进来四下探寻。王风在他身后把门关上,笑骂:“你以为沈容是什么人,能在这种屋子里和我不明不白地过夜?我们不过是相互倾心一起去喝酒而已——慢着,这绯闻谁告诉你的?你怎么不回家?”

赵淳趴在枕头上用力闻。

“滚起来!”王风骂,从冰箱里拿出牛奶倒了两杯,递给赵淳一杯:“什么事情?”

“有个姓龚的给你来了电话。”赵淳从口袋里掏出王风的手机,王风一愣:“哦,我忘了我手机放在你那里了。他说什么?”

“说的莫名其妙!他说你说的很对,就算他死了也感激你,还有就是他很后悔,都说什么啊?难道他死了不成?”

“他后悔什么？”王风琢磨着。“他还有没有说别的？”忽然他记起了什么，“来电显示呢？”

“就是这个奇怪……”赵淳喃喃道，“来电是一串乱码，我重拨回去没有这个号。”

王风把牛奶放在桌子上，拿过手机翻看记录。过了一会他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赵淳，你先回去，现在都已经放假了，你还是尽早回家吧。我有点事情先出去办一下，你走的时候把门锁上。”

公路。车水马龙，熙熙攘攘。王风从出租车里探出头来，看着对面的“西乡酒廊”，太阳当正午，王风套上指甲默默地掐算，一丝凉气从他心里冒出来。

他不敢相信：昨天晚上自己竟然活着从这个地方走了出来！

里面的布置没有问题，外面的格局就不一样了。可能是为了突出前卫和艺术感吧，入门下台阶，两边小窗户，门前照壁，两侧护墙拱卫，墙壁故意粗化了。可是这个格局并不应该是酒吧的格局。

没错，这是坟地的格局。王风现在简直想骂大街：是哪个王八蛋自作聪明设计成这样的？但光是这样也不至于凶，这房子里还有什么呢？

在进门的时候他悄悄掏出一张符纸晃了晃，没反应。王风呼出一口气。昨天晚上见过他的领班看到了他，掩口小声惊叫，王风拿着符纸在屋里走了一圈，领班的眼睛也跟着他转了一圈。最后王风收起试纸在靠外一张桌子前坐下，领班才走过来，欲言又止的样子，王风指指对面的椅子要她坐下。

领班坐下之后，王风轻声地，但却是直截了当地问：“他怎么死的？”

领班又一次用纤细的手指捂住了嘴。

王风又问：“他什么时候死的？”

领班好不容易才恢复了常态：“今天早上医院才来了电话，说他昨晚出了车祸，已经不行了。”

王风沉吟半晌，问：“那么说，昨天晚上就已经死了？”

领班点点头。鱼缸里的鱼自得其乐地游着。

王风拿出手机，翻看记录，乱码来电的时间分明是上午 10:37。他按下

呼叫，果然不出所料，电话里冷冰冰地说：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号码是空号。王风抬头，看着心慌意乱的领班：“还有什么特殊情况没有？他在本市有亲戚没有？”

领班摇摇头。“他还没结婚，他的父母都在南方。”

王风沉思起来。领班终于抑制不住地开始啜泣：“先生，你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我从一开始就当领班，三个月这里已经死了两个，疯了一个，你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

王风惊讶地抬头：“你说什么？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过好几起了？”

领班点了点头：“前两个人都好像是意外，所以我们都没有在意。可是昨天从先生走后，老板的行动就很古怪，好像总是心不在焉的样子，嘴里还喃喃着什么。后来他喝醉了，我们扶他到后面睡下，他醒了后非要开车出去兜风，结果晚上就出事了。谁知道他为什么非要出去呢，喝得那样醉？”

“有一个人知道！”王风眼光灼灼地说，“龚大伟！”

领班一愣，吓得都不哭了。

王风笑了笑说：“昨天晚上所发生的一切我都要知道，只能问他自己。好在他刚去世，我要想一点办法……我要想一点办法……他有女朋友没有？”

领班摇摇头。

王风看看周围：“这里的工作人员呢？有几个是女人？”

领班说道：“就我一个，你要做什么？”

王风却没有回答她。只是喃喃自语地说：“一个……少了……对，沈容也见过他……我呢？……哦，手机……”忽然他抬起头来，对领班说：“你今天请个假成不成？这件事情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情，运气不好的话所有来过这个酒吧的人大概都有危险！而且这个酒吧……我说不好……”王风抬头四处打量着，“怎么有一点像我们学校的什么地方？”

王风宿舍的门开了，王风先进门，热情地把昨夜和他一起喝酒的女子沈容与领班往屋里让。桌子上已经准备好一张巨大的纸，上面密密麻麻地画着各种字和图案。纸的最中心有个八卦，八卦边缘有两根蜡烛，王风的手机